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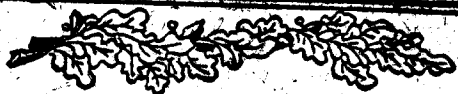
奇怪的婚礼

何 飞 著



奇怪的婚礼

何 飛 著



上海文艺出版社

• 1959 •

內 容 提 要

本書共收九個短篇，都是描寫閩建人民大躍進的情況的。“小偷”“我們的孩子”“祥祥管”“夜登貓眼山”“奇怪的婚禮”和“失蹤的人”等六篇從各個不同的角度寫出家庭婦女、小學生和工人們積極投入煉鋼生產的動人事迹。“夜”寫農民爭取豐產的沖天干劲。“炮車”寫海防前綫群眾支援解放軍的故事。“老人”寫前綫群眾和解放軍之間深厚感情。

奇 怪 的 婚 禮

何 飛 著

*

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康平路155號)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94號

華文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

*

書 號 0508

開本787×1092 1/32 印張2 7/16 字數44,000

1959年2月第1版

1959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數1-40,000 定價(八)0.22元

目 次

小倫.....	1
我們的孩子.....	8
样样管.....	18
夜登貓眼山.....	26
奇怪的婚礼.....	39
失踪的人.....	48
夜.....	58
炮車.....	62
老人.....	66

小 偷

鍛工顧大忠的妻子金依倮，从居民委员会开完会出来，已经过晌午了。想到自己还没有煮饭，儿子阿羊下午还要上学，丈夫也许会从厂里回来，她不禁加快了步子。从深夜刮起的台风，摇撼着街道两旁茂密的玉兰树，发出震耳的响声。天空蓝瓦瓦的，遥远的大海上，升起了一片乌云。

刚推开屋门，小儿子阿羊就猛的扑了过来。

“妈，吃饭，吃饭！”阿羊叫。

“晓得晓得。”金依倮推开小儿子的手，也不生火煮饭，却匆匆忙忙的朝后院一间堆东西的小屋走去。在小屋里，金依倮堆了三千多块砖；那些砖是她用好几年时间一点一点添置起来，准备盖新房子的。

“人家饿了，人家吃了饭还有事嘛！”阿羊跳着脚，撒娇的叫。

“别叫别叫，都快十岁了，还这么哭哭闹闹的。”金依倮一边说，一边推开那扇沉重的屋门。

“你给不给我吃饭嘛，人家吃了饭还要去捡废铁嘛，我——”忽然，小阿羊听见哇的一声尖叫，惊骇的闭住了口。跟着，阿羊看见母亲苍白得象纸一样的脸。

“媽！”阿羊頓時忘記了肚餓，象只小鳥一樣的朝母親飛去。

金依傥一动不动的站在門口，直盯盯的睜着眼。小屋里，陰暗暗空曠曠的，一塊磚也沒有！

“哎呀，來人呀！屋里出了賊啦！”忽然，金依傥仿佛从驚愕中清醒過來，放聲大叫起來。要在平時，發現三千多塊磚突然不翼而飛，金依傥也許還不會這樣大叫。她是一個性情溫和不過的婦人，四十來歲年紀，不但對丈夫無比溫柔、體貼，照料得無微不至；就是對左鄰右舍，也一直是和和氣氣、文文雅雅的，從來也不大呼小叫。可是，今天，對金依傥說來，這三千多塊磚却是無比重要，丟了它幾乎跟丟了命一樣。事情是这样的：自從听了周總理關於台灣海峽地區局勢的聲明後，第一電器廠的工人們決定馬上煉鋼，用鋼鐵打擊胆敢侵犯中國的敵人。這是一個規模簡陋的小廠，只有三百多個工人，許多生產還停留在手工操作。但工人們決心大、干劲足，堅決要用鋼鐵支援前綫，保衛我們歡樂幸福的生活。家屬們也立刻一致動員了起來。工廠還沒有煉過鋼，沒有轉爐，也沒有車間。就在剛才的居民大會上，家屬們一致通過了一項決議：自動捐獻磚瓦木料，人人動手，用家屬們的義務勞動，在工廠的空地上，先迅速蓋起一座簡陋的煉鋼車間，支援男人們煉鋼，支援解放軍打仗。這些婦女，在舊社會，和窮苦的丈夫一樣，都是飽經了風霜的人；都是歷盡了生活的艱辛的人。什麼苦她們沒有受過！她們都知道社會主義的幸福生活決不是輕易得來的。金依傥和她的丈夫

顧大忠，曾經希望了很久，想為自己与孩子蓋一間新房，重新建立一個舒適的家。他們應該過着幸福的生活，也積攢下錢，陸陸續續的買了三千多塊磚瓦。可是，一聽說美帝國主義在祖國的領海挑釁，阻攔中國人民解放自己的島嶼，還想象从前一樣用飛機大炮蹂躪中國人民，這群覺悟了的普通中國婦女立刻激怒起來了！不，她們決不允許敵人侵犯我們的領土，破壞我們的幸福生活。就在剛才的居民大會上，一向善良、和藹、文靜的金依傍，忽然睜圓雙眼，嘴角激動得不住顫抖，揮起拳頭，大聲說：“各位同志，我屋裡還有三千多塊磚，原本想砌間房子的，現在我決定全部捐出來，支援建設車間，支援煉鋼，支援解放軍，打擊敵人！……”她不善于說話，加上激動，張着口好久說不下去。她對社會主義生活是這麼熱愛，對丑惡的敵人是這麼痛恨，三言兩語怎麼能說清楚呢？一散會，她不顧兒子的喊飢叫餓，恨不得馬上把磚瓦先運到廠里去。可是，一開門，卻發現什麼也沒有了。也難怪金依傍會驚訝與焦急得大叫了。“這是哪個壞人做的事呀？你什麼不好偷，偏偏偷我的磚呀！”金依傍氣憤得連聲叫罵起來。

“什麼事，大忠嫂？”住在隔壁的婦女委員月英第一個跑了過來，關心的問。月英是個才二十出头的小姑娘，胖胖的臉，梳着兩根麻花粗的大辮子。

“不得了啦，我這一屋磚都不見了，這是我要捐獻蓋車間的呀……”金依傍焦急得搓手躁腳的說。

“哎呀，還有賊呀！”

“这还得了!”

“三千多塊磚要挑好幾筐哩!”

“快報告派出所，抓住這個小偷!”

.....

從周圍跑過來的人，七嘴八舌的談論起來，嗡嗡的吵成一片。

“不對呀，大忠嫂，”在四周一片激動的喊叫聲中，婦女委員月英露出與她年齡不相稱的冷靜表情，瞪着眼，一聲不響的沉思了一下，說：“都快兩年了，我們這個居委會沒有發生過盜竊案，再說，三千多塊磚也不是一下子搬得走的，不像是有人偷。”月英的分析是那麼沉着，那麼條條有理，以致四周的人一下子靜了下來。

“那……”金依倮也覺得月英姑娘說得有理，惶惑的說，“我的磚……”

“會不會是大忠哥搬走了？”月英提醒說。

“大忠？”金依倮怔了一下，臉上立刻露出做妻子的、隱約的、驕傲的神情，大聲說，“他呀，一聽到周總理的廣播就跑進廠，沒日沒夜的一直干到現在，連一次都沒回來過！”她知道丈夫的火熱性子，恨不得馬上生產出鋼鐵，送到前綫去；再說，丈夫是個省吃儉用的人，也未必就會想到這個上頭。

“那……”月英冷靜的臉上也禁不住露出了惶惑的表情。

“那……”圍在四周的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。

“那我們还是先赶紧吃飯。”月英甩了下麻花粗的大辮子，终于做出决定，“吃了飯就進厂鑄草、挑土，准备打地基。大忠嫂的磚我們再查，一定把这个小偷查出來。”

就这样，吃罢中飯，家屬們立刻按勞力編成小組，肩上披了塊布巾，就進厂緊張的挑起土來。但金依梯的心情很沉重。忽然丢掉那么多磚固然使她感到心疼，但更使她難過的，还是沒有完成自己的捐獻計劃，沒有能為支援煉鋼、支援前綫多盡一分力量！她情愿失掉其他值錢的东西，也不愿在这时失掉那些磚！她感到有些內疚，難為情。当她远远的看見工会主席老魏时，就象自己做錯了什么事一样，不好意思的低下头去。

“大忠嫂！大忠嫂！”金依梯虽然低下了头，老魏却偏偏老远的就叫喊起來。金依梯只得放下扁担，抬起头。

“大忠嫂！大忠嫂！”老魏親昵的叫着，气喘吁吁的跑了過來，用尊敬的、坦率的眼光望了金依梯一眼，跟着就將一把鈔票塞在金依梯汗湿的手里。

“做什么？”金依梯吓了一跳。

“拿着拿着，这是厂里决定的。”老魏連声說。

“厂里决定的？”金依梯想也許又是丈夫得的什么生產獎勵金吧，他是經常得到獎勵的。但事情沒有弄明白，她不愿意收下來。“什么决定？跟大忠說吧！……”

“嗨，大忠就是不肯要嘛，”老魏急得抓耳搔腮的說，“他这个人就是这样，也不跟人說一声就跑回去搬了，給他錢他还硬不肯要。”

“他跑回去过？”金依梯关心的睜大眼睛。

“怎么，你还不知道？”老魏直望着金依梯疑惑的臉，“为了支援前綫，馬上出鋼，他参加改修一座冲天爐，快兩天兩夜了，沒有閉一下眼睛。領導上怕他年紀大，累坏了身体，一連下了三次命令，叫他休息，他中午吃了飯才离开工厂。那里曉得不一会工夫，他推了一輛小板車，不声不响的运來了三千多塊磚，說是捐給工厂鋪煉鋼車間的屋頂。厂里研究了一下，他家底比較薄，住的屋子又漏雨，決定算錢給他。哪，拿着吧，大忠嫂，大忠已經說不通了，你不要再讓我东跑西說的了。”

“呵，原來是这样！”金依梯恍然大悟的說。工厂食堂吃飯早，自己又在开会，所以丈夫回家把磚运走了都不知道。可誰又想到丈夫突然跑回來了呢？想到自己曾怀疑是小偷偷的磚，金依梯忍不住笑了起來。她仿佛又看見兩鬢灰白、身軀高大的丈夫，正拿着鉄鍬，不知疲倦的在貝氏爐旁操作着，就在他身旁，爐口噴起一片片美丽的、眩目的鋼花……金依梯笑着拭了下眼睛，担起扁担，一抬头，才發現工会主席老魏已經走远了，而她的手里，却还拿着那一卷鈔票。

“魏同志！”金依梯驚叫起來，忙丟下扁担，三步当作兩步的跑到老魏跟前。

“什么？”老魏停住脚，問。

“哪，”金依梯把那卷鈔票塞在老魏手里，板着臉，坚决的說：“不能要公家的錢。这是我們自动捐獻的。支援前綫嘛，人人都有責任，我們家屬也要和工人一起煉鋼，我們群

众有的是力量哩！”

“大忠嫂！”

金依梯不顧老魏喊叫，慌忙跑進人群，到厂外挑沙去了。煉鋼車間的工地上，傳來一片妇女的、緊張的、热烈的打夯声。

老魏望着跑远的金依梯的背影与工地上劳动的人群，微笑着自言自語的說：“这些妇女，一个个都跟鉄打的一样。敌人要是敢來，那才有鉄拳头給它吃哩！”

我們的孩子

台風來了。天亮的時候，風起雲湧，飛沙走石。閩江的水位迅速升漲着，江水混濁得仿佛是一片黃漿。最粗壯的榕樹也佝僂着枝干，發出一片刺耳的聲音。黃大衛聽見窗外呼嘯的風聲，猛的睜開眼睛，朝母親睡着的床上看了看，跟着就一骨碌從床上爬了起來。他蹣手蹣腳，唯恐弄出聲音，驚醒母親。但是，看來，沒有比疼愛兒女的母親更警醒的人了，大衛剛一動彈，母親就醒了過來。

“做什么？”母親問，“昨天搞了大半夜才困，天還沒亮又做什么？”

“我有事。”大衛用大人那種嚴肅的語氣回答，其實他還只十一歲，脖子上還圍着紅領巾。

“今天學校不是放假么，又有什么事？”媽媽關心的追問。

“人家是有事嘛。”大衛急躁的回答，唯恐媽媽會追問下去，慌忙擦了把臉，從碗櫃里拿了兩個饅頭，拔腳就跑。

“大衛！”媽媽高聲喊叫起來。

“媽媽，我就回來。”說完，大衛推開屋門，象只小燕子一樣的飛了出去。跟着，在一幢工人宿舍的窗下，發出了這

样的交談声：

“安安！安安！”

“誰？”

“我，大衛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快到橄欖樹下集合，快，我还要去叫大头、丹丹，快！”

“是，我馬上來。”从窗縫里傳出緊張的、壓低了的声音。

果然，不一会，在大衛的挨戶通知下，叫做安安、大头跟丹丹的三个男孩子，都冒着大風，跑到黑朦朦的橄欖樹下來了。對孩子們來講，這棵高大蒼老的橄欖樹是個極為重要的地方，它就在郊野的一座山崗上，俯望着郊外那些新建的機器工廠。無論集会、捉迷藏、過隊日、打架，孩子們都離不開這片枝葉低垂、綠草如茵的地方。這是孩子們独有的天下。

“怎么样，我們今天开始行动吧？”大衛露出嚴肅的、神秘的表情，睜着那對閃光的、神气的眼睛，朝三个伙伴環視了一眼，低聲問。

“今天？”安安說。他是一個聰明的、瘦削的小孩子，雖然媽媽費盡了心機，身體却仍是不够強壯，下巴尖尖的臉上，一對眼睛却愈變愈大。

“怕什么！”外號叫大头的孩子瞪了安安一眼。他身體強壯，兩個胳膊又粗又結實，黑紅黑紅的臉上，長着一對細眯眯的眼睛。那特別巨大的頭顱上，短頭髮一根根的豎立起來。“我同意今天开始行动。”大头歪着腦袋，用驕傲的語

气表示着态度，“到哪里去呢？”

只有丹丹——这个听话和沉默得出了名的孩子，没有做声。

“去——”大衛又朝伙伴們瞟了一眼。在他端正的、綫条粗獷的臉上，流露出一种自信的、深思的、堅毅的表情，就仿佛他不是个十一歲的紅領巾，而是一个有決斷、有魄力的將軍。“去东岳庙。”大衛嘴角浮起一絲忍不住的微笑，終于說了出來。

“呵！”所有的孩子——包括緘默的丹丹在內，一齐驚呼起來。东岳庙！那是孩子們多么向往的、一提到它就汗毛凜凜的地方！关于它的种种可怕的故事，孩子們已听到很多很多。东岳庙其实并不是庙——也許在很久很久以前是座香火旺盛的大庙，但現在並沒有留下什么痕迹，人們看到的，只是一大片座落在荒山下的、寸草不長的、淒涼的广场，离孩子們所在的地方至少也有三十几里路远。其实，孩子們並沒有到过那个地方。但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那个地方便变成了槍斃死有余辜的犯人的刑場，这就在人們的口中，引起了种种捕風捉影的傳說，因而在孩子們眼中，就变成了一块又神秘又恐怖又引人的地方。

“怎么样？”大衛神气的、微笑的又問。

台风猛烈的从空中刮过，吹动滿天烏云。粗大的橄欖樹劇烈的搖晃着，山崗上閃动着陰森的黑影。

“那里有好多好多棺材。”安安眨着大得出奇的眼睛，說。

“那里有鬼火，有人看見的。”大头歪着腦袋，神秘的說。

“我媽說那里都是死人，小孩子不能去。”丹丹也开了口。

“那里有粘土！”大衛粗声說，臉上浮起天真的、欢乐的笑容，又想起了昨天的情景。昨天，也是这四个人，为了支援在机器厂做工的長輩們建爐煉鋼，撿了一整天磚头。当他們听说煉鋼工人十分缺乏粘土砌爐时，就开会决定要利用空闲時間，挖些粘土來帮助大人砌爐煉鋼。经过大衛多方偵察、探听，终于知道了有粘土的地方。“去不去？”大衛兴致勃勃的問，“大人们等着粘土用哩，我爸在工厂都好几天沒有回家了，我們應該馬上支援他們。”

“去！”大头立刻回答，肥胖的小手捏成拳头，“就是在天边我們也要去，我們是紅領巾。”

“去，不要讓我媽知道，”听话的丹丹小声說，“我媽知道了会生气，不讓我去。”

“我們用什么把土运回來呢？”瘦削的、聪明的安安提醒說。

“是呀，”大衛沒有想到這個問題，立刻兩手叉着腰，皺起了眉头。

“我家有个小車，很大，推我妹妹的。”大头說。

“你媽肯么？”大衛問。

“我偷出來。”大头不加思考的問答。

“对，那就这样！”大衛快活的眨着眼睛笑了起來，命令說，“你就回去偷車，不要讓你媽媽知道，当心挨打；安安回

去拿把鍬子；丹丹帶个畚箕；我到屋里去拿把鋤頭；拿了馬上到這兒來集合。”

“好。”三個孩子齊聲回答。

“不要忘了每個人都帶点干糧，肚子餓了好吃。”大衛又叮嚀着。

“曉得。”孩子們應着，激动的漲紅了小臉，就仿佛去从事什麼秘密的、冒險的活動似的，怀着緊張興奮的心情，从橄欖樹下跑回家去。不一會，四個孩子，帶着小孩坐的四輪手推車、鋤頭、鍬子和畚箕，大步朝東岳廟荒場跑去。天虽然陰冷，刮着暴風，四個孩子却由于奔跑与興奮，一个个都滿頭大汗。

在逆風中走了三十五里路程。天空愈來愈昏黯。四周响着一片暴風的呼嘯聲，風卷起的泥塊与碎石，不住的扑打在人的臉上，但四個孩子誰也不叫痛，誰也不叫累，只是胳膊挽着胳膊，推着小車，快活的大步走去。只要一想到將推着滿滿一車粘土，送到工厂去砌爐煉鋼時，四個孩子就感到渾身充滿了力量，忍不住放开喉嚨，在大風中齊聲唱起歌來。

一“你們看！”走到東岳廟荒場，大衛高興得大叫起來。

“呵！”三個小伙伴一起發出了歡呼。原來，荒場上已挖出了一個大坑，足有四五尺深，大坑里，熙熙攘攘的盡是人，都在汗流浹背的、緊張的挖着粘土。

“看，來了一隊少先隊哩。”大坑里，不知什麼人喊叫起來。四個孩子剛走到坑邊，不等他們爬下去，坑里早已伸出

了无数只手，把他們連人帶車的拖進坑里。

“你們來做什么呀，小朋友？”一个滿臉胡須的人問。

“挖粘土。”大衛裝出嚴肅的神氣回答。

“挖粘土做什么？”一个女同志的聲音問。

“支援工人叔叔煉鋼。”孩子們回答。

“这么大的台風，你們不怕？看，這兒都是棺材，好多死人骨头，怕不怕？”滿面胡須的人又問。

四个孩子互相看了一眼，黃澄澄的泥坑里，可不是到处都露着棺材板与死人骨头？但四个孩子却象受了什么人的侮辱似的，不約而同的一个个都瞪着眼，板着臉，气鼓鼓的齐声回答：“不怕，我們是少先隊員。”

“呵！”大人們看到他們那認真嚴肅的樣子，不禁从巨大的泥坑里，爆發出一片震耳的笑声，淹沒了在荒原上呼嘯的風声。只有那四个孩子沒有笑，板着臉，睜着困惑的、驚奇的眼睛。

“好孩子！”不知什么人稱贊着。跟着，从四面八方伸过来无数只手，摸着孩子們柔嫩的臉，有的还遞过来开水、面包与地瓜（那种最为孩子們喜欢的、甜甜的地瓜）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，大衛肩膀上的鋤头还没有动一下，大头的手推车却已經象座小山一样的堆滿了粘土。

在回家的路上，尽管天空迅速的陰黯下來，咆哮的台風吹在汗湿的背上冰凉冰凉的，大路上也顯得異常的荒凉与冷清，但孩子們却还是說不出的高兴。他們高兴的原因是很多的：大人們的稱贊，順利的堆滿粘土，东岳庙并不象想